

【时代经典】



林家铺子

插图典藏本

茅盾◎著

林家铺子

茅盾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家铺子 / 茅盾著.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5. 4 (2015. 7重印)

(插图典藏本)

ISBN 978-7-5146-1099-4

I. ①林… II. ①茅… III. ①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9340号

林家铺子 茅盾著

出版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张桐

责任印制: 焦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开本: 32开 (880mm × 1230mm)

印张: 9.25

字数: 215千字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2次印刷

印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定价: 29.00元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发行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 (传真)

关于作者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蚀》三部曲、《虹》、《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以及散文《风景谈》、《雾中偶记》、《白杨礼赞》等。

茅盾1896年7月生于水乡乌镇，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1909年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毕业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0年，茅盾接编并全面革新了老牌的《小说月报》，并于1921年1月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茅盾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8年7月，茅盾赴日，1930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行政书记。

抗日战争期间，茅盾肩负文艺革命者的重任，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曾主编《呐喊》、《文艺阵地》等刊物，并完成了《风景谈》、《白杨礼赞》等优秀散文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了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前 言

茅盾(1896—1981),原名沈雁冰,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亲历现代中国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留下了丰厚的文学和思想遗产。由于他与20世纪中国政治的复杂而密切的关系,现代文学史对他的评价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他的文学成就在某个阶段曾引起过争议,但时至今日,随着文学研究新视野的不断拓展和对文学认识的深化,茅盾小说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正在被重新发现,它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也正逐渐被学界所再次认识。

作为一位小说巨匠,茅盾有着独特、多样的文学风格。他坚定而持久地提倡现实主义创作,致力于以小说反映并作用于现实人生,与时代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早期的《幻灭》、《动摇》、《追求》、《虹》等中篇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时代女性”人物,为中国文坛贡献了鲜明独特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生动再现了大革命落潮期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20世纪30年代初创作的《子夜》体现了茅盾对时代风云、民族命运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他观察到民族资产阶级的短暂勃兴与终将失败的历史命运,并以极富现代色彩的笔调勾勒出惊心动魄的金融绞杀中蕴藏的人心世相与资本精神,并塑造了吴荪甫这一极富张力、令人难忘的民族资本家形象。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如《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力图以局部反映整体,在有限的篇幅中表现了“连年的战火,饥荒,水灾,旱灾,外患,一切所造成的罡风”(《我们这文坛》),

反映出中国乡村经济在国内动荡政局与国外资本冲击的双重压迫之下，逐渐凋敝崩解的历史过程。抗战时期的《腐蚀》通过对女特务赵慧明精神世界的刻画，暴露了国民党当局统治的黑暗，从侧面涉及了“皖南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

从“凝视现实”到“揭破现实”，茅盾不仅注重小说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并且试图以社会科学理论对时代与社会进行深度剖析。他的小说不仅是“再现的”，更是“分析的”。他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他很早便可以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进行结构分析与性质判断，从而揭示中国现代社会矛盾的深层根源，以小说的形式掌控了对重大历史与时代事件的阐释权。茅盾从不讳言他的小说创作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中后期的创作方法也带有某种主题先行、结论先行的痕迹。但茅盾的写作实践往往溢出了意识形态边界，以对人物的成功塑造超越创作观念本身的某些局限。因此，他的小说文本由于意识形态因素与非意识形态因素之间的张力，反而呈现出更丰富的阐释空间，成为中国小说现代性路径的一种典型。

在现代小说形式与技巧的开拓与创新方面，茅盾也有重要的贡献。进入新文学领域之初，茅盾主要从事对西欧文艺的翻译介绍与对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批评，这为他随后的小说创作打下了深厚的文艺理论基础，使他能够自觉地、主动地吸收、采纳现代小说艺术形式的诸多优长，也使他的创作起点高于同时代的一般作者。他借鉴欧洲自然主义小说的特点，既注意呈现社会历史的宏观进程，又着重于细部的“科学”、“客观”描写，并以此为手段，发现了许多新的风景：机械文明、肉体的颂赞乃至新女性的憧憬。由此，茅盾小说也形成了雄浑与细密、大气磅礴与精雕细刻兼具的艺术风格。他重视发

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以精微繁复的叙事技巧揭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复杂精神状态和心路历程。受现代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茅盾对人物的深层心理包括潜意识、无意识、幻觉及内心情欲进行了大胆描绘，突破了旧写实主义的表象真实而深入到心理真实的层面。他笔下的诸多人物，在动荡时事与个人遭际的冲击下，表现出理智与情感、道德与情欲、理想与幻灭、叛逆与颓废交织并错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从侧面反映出时代激流汹涌澎湃、变动不居、变幻莫测的特征。茅盾将具体人物心理剖析与广阔的社会剖析结合起来，在他的笔下，人物心理活动乃是时代动荡的某种投射，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风格。在具体技巧上，他大量使用意象、象征、梦境、幻觉等手法，通过环境描写的主体化和主体意识的客体化烘托人物心理，表现人物隐秘复杂的心理结构与精神状态，赋予小说一般左翼文学所不具备的心理深度与人生况味。

茅盾的小说创作，在“革命小资产阶级”形象、民族资本家形象、历史小说、都市小说、自然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等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以《蚀》三部曲、《子夜》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凭借对中国社会的深度关切和剖析、对时代精神的深刻表现和历史诉说，为20世纪中国文学确立了以“史诗性”为主要特征的“茅盾传统”。这一传统既重视以宏伟广阔的艺术结构全景式地再现社会生活，也坚持在时代背景下对人性进行深入观照与思索。在文学与现实、文学与当下生活重新成为问题的今天，这一传统必将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以新的生命形式融入中国当代文学，成为“活的遗产”。

目 录

- 1 / 创造
- 31 / 色盲
- 73 / 大泽乡
- 83 / 喜剧
- 95 / 林家铺子
- 137 / 右第二章
- 161 / 春蚕
- 187 / 大鼻子的故事
- 209 / 手的故事
- 253 /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 265 / 水藻行

创 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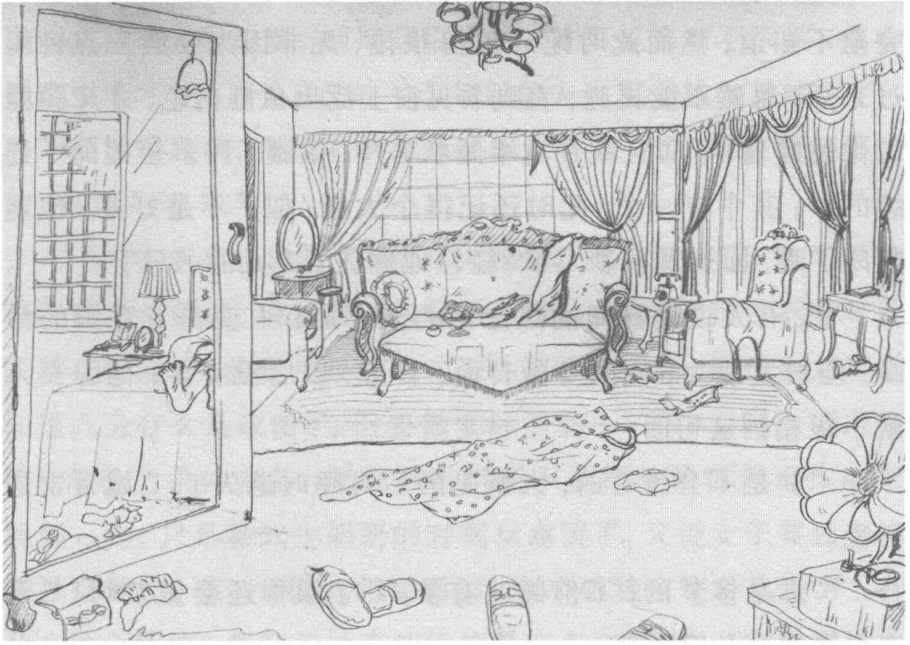
靠着南窗的小书桌，铺了墨绿色的桌布，两朵半开的红玫瑰从书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边探出来，宛然是淘气的女郎的笑脸，带了几分“你奈我何”的神气，冷笑着对角的一叠正襟危坐的洋装书，它们那种道学先生的态度，简直使你以为一定不是脱不掉男女关系的小说。赛银墨水盒横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洁的吸墨纸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对。纸版的一只皮套角里含着一封旧信。那边西窗下也有个小书桌。几本卷皱了封面的什么杂志，乱丢在桌面，把一座茶绿色玻璃三棱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杆自来水笔的笔尖吻在一张美术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颊上。其处凝结了一大点墨水，像是它的黑泪，在悲伤它的笔帽的不知去向；一只刻镂得很精致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红眼睛，怨艾地

瞅着旁边的展开一半的小纸扇，自然为的是纸扇太无礼，把它挤倒了，——现在它撒娇似的横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细绿字：“娴娴三八初度纪念。她的亲爱的丈夫君实赠。”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刮过的。

织金绸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发椅做它的侍卫。更左，直挺挺贴着墙壁的，是一口两层的木橱，上半层较狭，有一对玻璃门，但仍旧在玻璃片后衬了紫色绸。和这木橱对立的，在右首的沙发椅之右，是一个衣架，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类。再过去，便是东壁的右窗；当窗的小方桌摆着茶壶茶杯香烟盒等什物。更过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妆台了。这里有一扇小门，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椭圆大镜门的衣橱，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对窗前的大柚木床，和那珠络纱帐子，和睡在床上的两个人。和衣橱成西斜角的，是房门，现在严密的关着。

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天蓝色沙丁绸的旗袍，玄色绸的旗马甲，白棉线织的胸襟，还有绯色的裤管口和裤腰都用宽紧带的短裤：都卷作一团，极像是洗衣作内正待落漂白缸，想见主人脱下时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镂花灰色细羊女皮鞋的发光的尖头；可是它的同伴却远远地躲在梳妆台的矮脚边，须得主人耐烦的去找。床右，近门处，是一个停火几，琥珀色绸罩的台灯庄严地坐着，旁边有的是：角上绣花的小手帕，香水纸，粉纸，小镜子，用过的电车票，小银元，百货公司的发票，寸半大的皮面金头怀中记事册，宝石别针，小名片，——凡是少妇手袋里找得出来的小物件，都在这里了。一本展开的杂志，靠了台灯的支撑，又牺牲了灯罩的正确姿势，异样地直立着。台灯的古铜座

上，有一对小小的展翅作势的鸽子，侧着头，似乎在猜详杂志封面的一行题字：《妇女与政治》。



织金绸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

太阳光透过了东窗上的薄纱，洒射到桌上椅上床上。这些木器，本来是漆的奶油色，现在都镀上了太阳的斑剥的黄金了。突然一辆急驰的汽车的啾啾的声音——响得作怪，似乎就在楼下，——惊醒了床上人中间的一个。他睁开倦眼，身体微微一动。浓郁的发香，冲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转过头去，看见夫人还没醒，两颊绯红，像要喷出血来。身上的夹被，早已撩在一边，这位少妇现在是侧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织的长及膝弯的贴身背心（vest），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珠络纱筛碎了

的太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动的水珠。

——太阳光已经到了床里，大概是不早了呵。

君实想，又打了个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来，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时他还觉得很倦，无非因为今晨三点钟醒过来后，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见窗上泛出鱼肚白色，才又朦朦胧胧的像是睡着了。而且就在这半睡状态中，他做了许多短短的不连续的梦；其中有一个，此时还记得个大概，似乎不是好兆。他重复闭了眼，回想那些梦，同时轻轻地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

梦，有人说是日间的焦虑的再现。又有人说是下意识的活动；但君实以为都不是。他自说，十五岁以后没有梦；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这句话：

“梦是不会没有的，大概是醒后再睡时遗失了。”她常常这样说。

“你是多梦的；不但睡时有梦，开了眼你还会做梦呵！”君实也常常这么反驳她。

现在君实居然有了梦，他自觉是意外；并且又证明了往常确是无梦，不是遗忘。所以他努力要回忆起那些梦来，以便对夫人讲。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轻轻放过；他不肯让夫人在心底里疑惑他的话是撒谎；他是要人时时刻刻信仰他看着他听着他，摊出全灵魂来受他的拥抱。

他轻快地吐了口气，再睁开眼来，凝视窗纱上跳舞的太阳光；然后，沙发榻上的那团衣服吸引了他的视线，然后，迅速的在满房间掠视一周，终于落在夫人的脸上。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熟睡的少妇，现在眉尖半蹙，小嘴唇也闭合得紧紧的，正是昨天和君实呕气时的那副面目了。近来他们俩常有意见上的

不合；娴娴对于丈夫的议论常常提出反驳，而君实也更多的批评夫人的行动，有许多批评，在娴娴看来，简直是故意立异。娴娴的女友李小姐，以为这是娴娴近来思想进步，而君实反倒退步之故。这个论断，娴娴颇以为然；君实却绝对不承认，他心里暗恨李小姐，以为自己的一个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坏了，昨天便借端发泄，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评了一番，最使娴娴不快的，是这几句：

“……李小姐的行为，实在太像滑头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谓政治活动，究竟她明白什么是政治？娴娴，我并不反对女子留心政治，从前我是很热心劝诱你留心政治的，你现在总算是知道几分什么是政治了。但要做实际活动——吓！主观上能力不够，客观上条件未备。况且李小姐还不是把政治活动当作电影跳舞一样，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时髦玩意罢了。又说女子要独立，要社会地位，咳，少说些门面话罢！李小姐独立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社会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尔登，在月宫跳舞场！现在又说不满于现状，要革命；咳，革命，这一向看厌了革命，却不道还有翻新花样的在影戏院跳舞场里叫革命！……”

君实说话时的那种神气——看定了别人是永远没出息的神气，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骂槐，更使娴娴难受；她那时的确动了真气。虽然君实随后又温语抚慰，可是娴娴整整有半天纳闷。

现在君实看见夫人睡中犹作此态，昨日的事便兜上心头；他觉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离开他，觉得自己再不能独占了夫人的全灵魂。这位长久拥抱在他思想内精神内的少妇，现在已经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了。这在自负很深的君实，是难受的。他爱他的夫人，现在也还是爱；然而他最爱的是

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行动为行动的夫人。不幸这样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娴娴非复两年前的娴娴了。

想到这里，君实忍不住微微啐了口气。他又闭了眼，冥想夫人思想变迁的经过。他记得前年夏天在莫干山避暑的时候，娴娴曾就女子在社会中应尽的职务一点发表了独立的意见；难道这就是今日趋向各异的起点么？似乎不是的，那时娴娴还没认识李小姐；似乎又像是的，此后娴娴确是一天一天的不对了。最近的半年来，她不但思想变化，甚至举动也失去了优美细腻的常态，衣服什物都到处乱丢，居然是“成大事者不修边幅”的气派了。君实本能的开眼向房中一瞥，看见他自己的世界缩小到仅存南窗下的书桌；除了这一片“干净土”，全房到处是杂乱的痕迹，是娴娴的世界了。

在沉郁的心绪中，君实又回忆起娴娴和他的一切琐屑的龃龉来。莫干山避暑是两心最融洽的时代，是幸福的顶点，但命运的黑丝，似乎也便在那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似乎娴娴的变态，最初是在趣味方面发动的，她渐渐的厌倦了静的优雅的，要求强烈的刺激，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实意见相反了。买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戏，上一回菜馆，都成为他们俩争执的题材；常常君实喜欢甲，娴娴偏喜欢乙，而又不肯各行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张完全胜利。结果总是牺牲了一方面。因为他们都觉得“各行其是”的办法徒然使两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轮替着都有失败都有胜利，那时，胜利者固然很满意，失败者亦未始没有相当的报偿，事过后的求谅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败者的愉快。这样的争执，当第一二次发生时，两人的确都曾认真的烦恼过，但后

来发现了和解时的彻骨的美趣，他们又默认这也是爱的生活中不可少的波澜。所以在习惯了以后，君实常常对娴娴说：

“这回又是你得了胜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娇养的小姐，你不要以为你的胜利是合理的，是久长的。”

于是在软颤的笑声中，娴娴偎在君实的怀中，给他一个长时间的吻。这是她的胜利的代价，也是她对于丈夫为爱而让步的热忱的感谢。

但是不久这种爱的戏谑的神秘性也就磨钝了。当给与者方面成为机械的照例的动作时，受者方面便觉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张失败的隐痛却在心里跳动了，况且娴娴对于自己的主张渐渐更坚持，差不多每次非她胜利不可，于是本不愿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实行了。这便是现在君实在卧室中的势力范围只剩了一个书桌的原因之一。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来了。这是个无声的痛苦的斗争。君实曾经用尽能力，企图恢复他在夫人心窝里的独占的优势，然而徒然。娴娴的心里已经有一道坚固的壁垒，顽抗他的攻击；并且娴娴心里的新势力又是一天一天扩张，驱逼旧有者出来。在最近一月中，君实几次感到了自己的失败。他承认自己在娴娴心中的统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终不很明白，为什么两年前他那样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占有了她的全灵魂，而现在却失之于不知不觉，并且恢复又像是无望的。两年前夫人的心，好比是一块海绵，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收了去，现在这同一的心，却不知怎的已经变成一块铁，虽然他用了热情的火来锻炼，也软化不了它。“神秘的女子的心呵！”君实纳闷时常常这样想。他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讽刺；希望讽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

了娴娴心里的铁。于是李小姐成了讽刺的目标。君实认定夫人的心质的变化，完全是李小姐从中作怪。有时他也觉得讽刺不是正办，许会使娴娴更离他远些。但是，除了这条路更没有别的方法了。“呵，神秘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叹着气这么想。

君实陡然烦躁起来了。他抖开了身上的羊毛毯，向床沿翻过身去；他竟忘记了自己的左手还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娴娴也惊醒了。她定了下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边，又轻轻的翘起头来，从丈夫的肩头瞧他的脸。

君实闭了眼不动。他觉得有一只柔软的臂膊放到胸口来了。他又觉得耳根边被毛茸茸的细发拂着作痒了。他还是闭着眼不动，却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个身体压上来，另一个心的跳声也清晰地听得；君实再忍不住了，睁开眼来，看见娴娴用两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对面的瞧着他的脸，像一匹猫侦伺一只诈死的老鼠。君实不禁笑了出来。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娴娴微笑地说，同时两臂一松，全身落在君实的怀中了。女性的肉的活力，从长背心后透出来，沦浹了君实的肌骨；他委实有些摇摇不能自持了。但随即一个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这温软的胸脯，这可爱的面庞，这善蹙的长眉，这媚眼，这诱人的熟透樱桃似的嘴唇——一切，这迷人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确实确实属于他的，然而在这一切以内，隐藏得很深的，有一颗心，现在还感得它的跳动的心，却不能算是属于他的了！他能够接触这名为娴娴的美丽的形骸，但在这有形的娴娴之外，还有一个无形的娴娴——她的灵魂，已经不是他现在所能接触了！这便

是所谓恋爱的悲剧么？在恋爱生活中，这也算是失恋么？

他无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不理睬娴娴的疑问的注视。突然一只手掩在他的眼上；细而长的手指映着阳光，仿佛是几枝透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细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贴的围绕着，凡三匝。这是他们在莫干山消夏的纪念品，前几天断了线，新近才换好的。君实轻轻的拉下了娴娴的手。细珍珠给他的手指一种冷而滑的感觉。他的心灵突然一震。呵，可纪念的珠串！可纪念的已失的莫干山的快乐！祝福这再不能回来的快乐！

君实的眼光惘惘然在这些细珠上徘徊了半晌，然后，像感触了什么似的，倏地移到娴娴的脸上。这位少妇的微带惶忪的眼睛却也正在有所思的对她看。

“我们过去的生活，哪些日子你觉得顶快活？”

君实慢慢的说，像是每个字都经过深长的咀嚼的。

“我觉得现在顶快活。”

娴娴笑着回答，把她的身体更贴紧些。

“你不要随口乱说哟。娴娴，想一想罢——仔细的一想一想。”

“那么，我们结婚的第一年——半年，正确的说，是第一个月，最快活。”

“为什么？”

娴娴又笑了。她觉得这样的考试太古怪。

“为什么？不为什么。只因为那时候我的经验全是新的。我以前的生活，好像是一页空白，到那时方才填上了色彩。以前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感到特别兴味，而且也很模糊了。只有结婚后的生活——唔，应该说是结婚后第一个月，即使是顶琐细的一衣一饭，我似乎都记得明明白白。”